



文化革命诗话

敢 峰 編 写



文化革命講話

敢 峰 編 写

通俗讀物出版社

文化革命講話
敢 峰 謂 写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051 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1\frac{1}{8}$ 字数 23,000

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统一書号：T 3008 · 104

定价：(5) 一角

目 录

一 文化革命的号角响了.....	1
二 解放前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和沒有文化的痛苦生活.....	2
三 解放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迫切需要文化上的翻身.....	4
四 文化革命与工农业大跃进以及技术革命的关系.....	6
五 打破迷信，大搞文化革命.....	10
六 在文化革命面前應該采取什么态度.....	17
七 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光辉灿烂的前景.....	21
八 如何迎接伟大的文化革命.....	25

一 文化革命的号角响了

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声中，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角响了。这是一个新的伟大的革命，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是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当家作主以后，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向自然进军中一支宏伟的进行曲，它吹出了六亿人民心底几千年来对文化的渴望，它表明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技术和文化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基本点之一，是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實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时进行文化革命。

在这雄伟的文化革命的号角声中，群众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排山倒海之势，在实现工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向着文化堡垒进军。全国各地已經普遍地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文化革命的高潮。到1958年6月初为止，全国扫盲运动中已經出現了六千万人的扫盲大军，全国已有一百五十六个县消灭了文盲，被称为“无文盲县”。以普及小学教育为中心的群众办学运动正在全国广泛开展，江苏、浙江、河南、湖南、福建、江西、黑龙江等许多省市已經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外根据二十三个省和自治区的不完全統計，已有一千零七十个县和市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兒童入学的占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中学教育也大大发展了，农业中学以及其他各类的民办中学，象雨后春笋

一样，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全国共創办六万多所，学生近三百万
人，許多地方都提出了“乡乡有中学”的口号。高等学校过去只
有少数大城市才有，現在許多地方已經普遍办了起来，据十六个
省市的初步統計，几个月内就举办了一百三十多所。例如，河南
孟津县的綜合紅专大学，就設有六个院，四十八科，县委宣传部
长当校长，有关局、科长分別当院长，学生是干部和群众。这在
过去簡直是不敢想的事，然而現在仅仅几个月的光景，在工农业
生产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在文化革命口号的鼓舞下，都已变成
了活生生的現實。在科学方面，許多新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在各
地成立了，科学普及工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甚至在农业社里也
建立起科学研究組織。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也获
得了巨大的成績。旧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新知識分子的培养工
作，正在順利地进行，一个工人阶级知識分子的队伍，正在开始
逐步建立。虽然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些粗线条的輪廓
已开始把文化革命的崭新的面貌，从各方面大致地刻划出来了。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是我国文化革命的一个开端，一个十分良
好的开端。整个文化革命的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我們必須
充分加深对文化革命的認識，明辨方向，批判种种对文化革命的
錯誤看法，克服文化革命道路上的种种障碍，鼓足干劲，力爭上
游，使文化革命不断获得輝煌的胜利。

二 解放前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 和沒有文化的痛苦生活

要正确地認識文化革命的意义，在文化革命中鼓足干劲，力

爭上游，克服种种对文化革命的錯誤認識，我們首先回顧一下解放前劳动人民过的受剥削受压迫和沒有文化的痛苦生活，是十分必要的。

在解放前，劳动人民所过的生活，是地狱里的生活，是奴隶的生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喘不过气来。經濟上受着残酷的剥削，长年辛勤劳动，起五更，睡半夜，不得一饱，如遇荒年，则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尸骨遍野。世世代代作奴隶，几个血汗錢都落进了地主和資本家的腰包。在政治上，受着压迫、摧残和迫害，除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自由以外，其他一点什么自由也沒有。在文化上，自然就更談不上了。那时文化也紧紧掌握在反动的統治阶级手里，作为統治和奴役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为了維持剥削阶级的統治，我国的統治阶级就制造了一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論。文化本来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却被統治者垄断起来，窃为已有，使文化与劳动者相隔离，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裂开。文化好象是天上的宮殿，生来就該是統治阶级所独享的，劳动人民不得染指。一年到头辛苦劳动还糊不上嘴，那有什么時間和精力去学文化呢？何况反动統治阶级还想出种种办法来限制劳动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可以算算，在工人和貧苦的农民中間，有几个人受到了較高程度的教育？沒有，那簡直少得和鳳毛麟角一样，而文盲却到处都是。文化成了統治阶级統治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尽管如此，劳动人民在和自然界作斗争中，对文化和技术仍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发明和貢献，那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奋斗的結果，但不被統治阶级所承認，处处遭到压抑和鄙視。

馬列主义的理論教导我們，經濟上政治上不翻身，根本就談

不上文化上的翻身。在解放以前，在沒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赶走美帝国主义以前，在人民沒有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政权以前，那是談不上什么文化上的翻身，更談不到什么文化革命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如果那时不集中全力去搞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統治者的政权，不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去搞什么文化翻身，那就是走上了一条錯誤的道路。那时为反动統治者帮凶的一些文人和学者，高唱什么“文化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論調，正是要把人民騙入迷途，不要去搞阶级斗争。他們的話虽然很甜，里面却包含着猛烈的毒藥，这种毒藥，我們就叫它做改良主义。对这种改良主义，我們不但沒有听信它們的話，而且給了它們狠狠的反击，把它們彻底粉碎了。要翻身，首先就要起来搞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进行建設，然后才能談到大搞文化革命。

三 解放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 經濟上翻了身，迫切需要文 化上的翻身

解放后，劳动人民做了主人。整个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們进行了土地改革，沒收了官僚資本，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初已基本上完成了經濟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緊接着便迫切需要在文化上翻身。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解放前有了巨大的发展，配合着国民經濟的恢复和发展，成績是很大的。从 1949 年到 1955 年，我国高等学校

为国家培养了各种建設人才21万多人，比解放前从1928到1947年20年內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还要多3万人。1955—1956学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学生有389万多人，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数149万多人一倍半以上，小学在校学生有5,300万，超过解放前最高数2,300多万人一倍以上。医疗卫生事业也有重大的发展，1955年全国共有病床22万多张，比解放前最高数多出了5倍。1955年电影放映单位有4,570多个，为解放前的10倍。1955年全国共有科学硏究机构44个，比解放前最高数增加了一倍多。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提高文化生活水平的积极性有了巨大的增长。到1956年3月，农村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已达7,500余万人。河北、四川等省农民入学的人数已占全省农民青壮年文盲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群众性的卫生保健工作也在广泛地展开，特別是除四害的运动在許多地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已日益活跃起来，許多地区基层的文化娱乐組織发展得很快。各地都在配合生产建設的发展下，积极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文教工作，以最大的努力来滿足广大劳动人民对文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时机还没有来到，条件还不成熟，中央就未正式提出文化革命的口号。現在看得很清楚，如果不經過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来提出文化革命，那我們的文化革命是不能够很好的进行的。当我们还没有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决战并取得胜利以前，就大张旗鼓提出文化革命，那就会打乱我們革命的进程，轉移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視綫，模糊斗争的方向。我們是不断革命論者，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必須按照革命的进程，恰当的提出任务，才能把革命事业胜利地引向前进。如果不

恰当地把后一个革命的任务摆到前面来，或者是过早地提出，这对整个革命的事业是不利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有方，每提出一个革命的任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都是经过深刻的馬列主义的分析的。有些同志認為，全国解放已經九年了，为什么現在才提出文化革命，意思是說是否提晚了。我們認為不早也不晚，恰如其时。因为什么时候搞文化革命，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願望，而是由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的。

四 文化革命与工农业大跃进 以及技术革命的关系

现在我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为什么在进行技术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呢？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工农业大跃进三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都知道，在生产資料所有制和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現了一个波澜壮闊的、接連不断的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几亿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象原子核爆炸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自然界开战，向地球开战。我們的总路綫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几个月以来，在总路綫照耀下，我們所取得的无比輝煌的成績，是史无前例的。以兴修水利來說，几个月的成就便超过了历史上的几千年，許多过去連年闹水灾的地方，經過人民群众的日夜苦战，建立起了整个水利体系，变水害为水利。天津专区改造洼地的經

驗，就是其中一个光輝的范例。襄陽等許多地方，打破了几千年來水不能上山的迷信，引水上山，灌溉田地。許多地区基本上消除了一般水旱灾害。在粮食增产上，北方許多粮食低产的地区，提出了“跨黃河，过长江”的充滿英雄气概的口号，要在粮食的产量上赶上江南。今年全国小麦丰收，河南的小麦产量超过去年一倍多。亩产的最高記錄，接連不断地被打破，两千斤三千斤，五千斤七千斤，这个数字簡直象奇迹一样，过去連做梦也沒有想到。这說明，在农业增产中，前途是无可限量的。現在又在为“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一千斤”而奋斗。在工业生产上，中央和地方并举，大型与中、小型并举。成千上万座中、小型高爐平地聳起，鐵花怒放，鐵水奔流，各种新創造、新发明、新产品，不断地出現，真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在經历着馬克思所預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但是，建設社会主义，实现工农业持續不断的大跃进，沒有技术是不行的。为了把我国迅速建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們必須快馬加鞭，进行技术革命，使我国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否則工农业生产上的跃进就会停留在一定限度內，不能繼續大步前进。例如修水利，目前小型的多，对技术可能会要求得少些，以后修中型的多了，对技术就要求得多了，往后象修三門峽和三峽那样的大水利，那就非要現代的高超的技术不行。我們要搞原子能，要搞电气化，离开了現代的技术，更是不行的。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轉到現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

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技术革命的任务，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力将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倍，那时，我国整个落后的经济面貌和技术面貌，将彻底改观。

要进行技术革命，就要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一定要文化革命帮忙，没有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相辅而行”，技术革命就搞不成，或者半途而废。为什么呢？因为搞技术革命，就要懂科学、懂技术。要懂科学、懂技术，就要有文化，有了文化，学科学和技术才方便。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在生产和劳动中虽然也能够学到一些技术和科学，但学得很慢，而且可能学到的东西也有限，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例如，许多理论知识（如农业理论等）和比较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就学不到。许多工农群众都想在生产上有所创造、发明，但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往往心里懂，说不出，写不出；或者虽然有很丰富的实际经验，但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使它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也提不高。有了文化，劳动人民就有了一把打开科学技术大门的鑰匙，帮助他们学习多种科学技术知识。过去我们用铁头等简单的工具向自然界开战，向地球开战，不懂得文化，关系还不太大；今后我们要机械化、电气化，采用崭新的科学技术来

建設我們的幸福生活，沒有文化怎么行呢？关于这一点，河南农民說得好，“社会主义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黑龙江的工农群众說：“生产大跃进，技术是保証，若要技术保証好，文化学习少不了”。事实正是这样。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就要有新的技术。要掌握新技术，就要有文化。三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沒有文化，我們就不能攻下技术的大山；沒有技术，就沒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光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不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不能完成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劳动中已經深刻感到这一点，他們迫切地要求学技术，学文化，而且这种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急速进展越来越迫切。过去在工农业的大跃进中，涌现出許多“土专家”，用土办法解决了許多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問題，許多工人和技术人員，在技术上进行了改革；广大劳动群众要求学习文化的热潮空前高涨，扫盲、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已經展开，許多地方在大办农业中学。云南的农民形容目前农村的新面貌是：“天上飞兜化，地上軌道化，群众技术化，人人学文化”。实际上这些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开始，对工农业的大跃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带动了技术和文化上的大跃进，技术和文化上的大跃进又必然回轉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現在，我們不但要看到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萌芽，扶植这些萌芽，而且要有意識的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口号提出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轟轟烈烈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放在現代技术的基础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务。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才能加速地前进，才能在較短的时间內在工业上农业上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資本主义国家，才能以一个

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五 打破迷信，大搞文化革命

革命是翻天复地的事业。要大搞文化革命，必須破除人們对文化的迷信思想和神秘觀念。不然，文化革命是搞不好的。

为什么要打破对文化的迷信呢？这并不是因为文化本身有什么神秘与高不可攀的地方，而是因为旧的統治者封建阶级和資产阶级在文化上面塗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剥削阶级要統治和奴役劳动人民，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剥夺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为什么呢？

第一，阶级斗争的知識和生产斗争的知識是通过文化来做媒介的，离开了文化，就好象是在浅水里行舟一样。特別是理論和高深的科学技术，离开了文化是不行的。反动統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就是害怕劳动人民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把自己武装起来。

第二，不仅如此，反动統治阶级还要故弄玄虛，故意在文化上塗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把文化說得如何高不可攀，好象只有統治阶级才能学到，劳动人民是不配学文化的，企图在劳动人民中制造一种統治者天生来就高贵、劳动者天生来就卑賤的心理。以此进行欺騙，使劳动人民自認愚昧，甘願受剥削阶级的統治。这是剥削阶级在精神上統治劳动人民的一种恶毒的方法。

第三，就是要加强資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通过資产阶级的文化来涣散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用改良主义来腐蝕劳动人民的思想。

今天，我們進行文化革命，就要把這層神秘的色彩揭掉。

其實，文化和知識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它和我們日常的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是緊密相連的。文化和知識並不是什麼天書，它是從勞動生產和階級鬥爭中產生的，講的也不外乎是一些有關於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事情。它應該和勞動人民是最為相近的。勞動人民和文化知識從來就有天然的血緣關係。而那些脫離生產勞動，只有書本知識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真正的文化知識，常常是最無知的。儘管他們對書本能倒背如流，但是却不會用，結果還是白搭。例如，以小麥豐產來說，現在有的地方已出現畝產七千多斤的新記錄，但許多農業專家却遠遠落在後頭。有一個大學里的一位農業教授，他搞了一塊小麥實驗田，畝產指標 650 斤。在生產大躍進中他到鄉下參觀了一下，回來後把指標提高到 750 斤。以後又看到形勢不對頭，農村中出現三千斤的記錄後，學生紛紛議論，給了他很大壓力，勉強把指標提高到一千斤零十二兩，說是“指標在千斤以上”。眼看麥子黃了，他想了個方法，在麥苗上噴氮肥、磷肥，但配的藥太濃了，噴了以後小麥死了一半。學生們提出問題：究竟我們的學校是正規大學，還是湖北的千斤大學是正規大學？我們是向王明進學習，還是向我們的系主任學習？究竟誰聰明，誰愚笨，從這個例子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過去有一種迷信，說什麼哲學高深得很，只有少數的天才，才能去學，一般的勞動人民是學不了的。現在，全國許多工人農民都開始學哲學了，而且都學得很好。湖南湘潭縣汨羅鄉黨委書記，還通過實際生產中的問題來講對立物的統一與鬥爭。他們不但能學，而且會用，用實際的行動打破了工人農民不能學哲學的迷信。資產階級把哲學當成是一門最神秘的學問。其實，真正的哲學，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百次一千

次地碰到。那里有斗争，那里有人的活动，那里就有哲学。在文学艺术上，过去资产阶级老是瞧不起劳动人民，说劳动人民笨手笨脚，不会写文章，不会写诗。但是，在大跃进中，涌现了多少好的民歌。正如安徽省的一首民歌中所歌唱的：

“如今唱歌用篱笆，
千籜万籜堆满仓，
别看都是墙头语，
搬到田里变米粮。”

种田要用好锄头，
唱歌要用好歌手，
如今歌手人人是，
唱得长江水倒流。”

这些千千万万的民歌，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比起许多知识分子写的空洞的、矫揉造作的诗，那真是好到天上去了。过去资产阶级说劳动人民愚昧无知，完全是一派鬼话，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捏造，千万不要听信它，否则就要上当的。事实证明，劳动人民总是最聪明的，聪明并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给他们带来的。因此，我们要首先打破劳动人民不能掌握文化的迷信。

其次，还要打破不能大办文化教育的迷信，和所谓必须“正规”办文化教育的迷信。这个迷信如果不打破，我们也不可能大搞文化革命。能不能大办文化教育呢？事实证明是完全可能的。以教育来说，在1958年的几个月时间里，农业中学就办了六万所，学生达到290万人，而全国普通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总共才500多万人。要打破不能大办教育的迷信，就必须打破“正

規”办教育的思想。有些人每当談到大量新办的学校时，带着輕蔑的口吻，劈头就問：“規模怎么样？教師和設備怎么样？”我們應該驕傲而輕蔑地告訴他們：論規模，全国加起来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規模，搞普及就要靠这条腿；論設備，天地是大課堂，田野是大書本（当然我們也有印上文字的書本，我們絲毫也不輕視文化学习和基礎知識的学习）；我們沒有华丽的校舍和貴重的仪器，但我們却有勤儉建校和自己动手草創的精神。我們沒有實驗室，田地里的劳动就是我們的大實驗室。在講課中，如果是馬列主义，在露天講也是馬列主义；如果是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在高楼大厦里講，也是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論教師，群众中就有教師，能者为师。你亩产几千斤，在这个問題上，你就是我們大家的老师，我們都向你学习。群众中行行有状元，那我們行行都能找到教師。有些地方办学校还創造了一条“土专家”与知識分子相結合的經驗，“土专家”先講他的丰富經驗，知識分子从农业理論知識上加以分析，然后大家再下田去試驗，这是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教学方法，比那些“名牌”教授脱离实际的教学要强得多。

我們的正規不是对群众受教育的限制，而且千方百計使广大劳动群众多快好省地获得文化技术知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在課程上，在各方面，根据条件的发展，逐步完备起来。他們所說的正規是資產階級的正規，我們所說的正規是革命的正規，是无产阶级的正規。在这里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河南省鳩山大学的情况：

鳩山大学办在禹县薛沟乡高山上，离县城 70 里。在旧社会时，这里有一个寨，是老百姓逃避荒乱时住的，已經有 40 年未修过。学校就办在这个山寨中。禹县是治山最好的一个县，修了